

## 廣州之「？」

劉旭鈞

Guangzhou。第一次看到拼音，我唸出來的聲音卻比較接近「光州」。廣州，我從來沒去過。但我去過廣州街——我告訴小梁，在臺北廣州街的一個下午，我坐在地下室，看人們在大陸地區、港澳、本地的告示牌下穿梭，多緩慢的人們填著多複雜的表格。但說這些的時候，我想著的，是阿顯。他在臺北最後那段時間，我已經不在那裡了。在想像中，戰爭的火光、煙硝與陰霾抵達以前，在看著飛行器長驅直入、掠過一〇一旁而引發恐慌尖叫時，他也曾經坐在廣州街泛著暗沉光線的地下大廳裡嗎，從廣州到廣州，在關於國境線或無關國門的種種文件堆裡，他總會面對到移民署吧。況且，廣州街離西門町這麼近，我們一起在彼時仍破敗的萬年商業大樓幾間隔間裡做愛。我想像他同在灰暗的大廳裡，感覺到從廣州街到廣州的幽默。

儘管很多事情，其實都是不可想像的。想像帶來責任，帶來罪惡感。建立卻也摧毀快感。抵制想像，抵制責任。這些事我還要之後才學到。

唔，小梁聽了只是發出這樣的聲音。他是廣州人，口音確實就像我想像中的廣東，而我的想像，是無數短視頻給我的。無數，連我的口音與用詞都變得奇怪。我好像可以看到自己說話時，自動打上簡體字幕，像一種擾亂。有次我問小梁，他說的「家人們誰懂啊」是什麼意思？小梁說，这就网络用语。他又補充：全中国都这

样说。

广州人也這樣說嗎？

小梁聳肩。他們講話的聲音好高，但小梁不會。他以一種收著下巴的方式說話，或不說話，然後：唔。

談到廣州街與移民署。小梁說，在大陸，审批要很久的。他說，我来这也是要审批先。特别是现在这形势。

唔。

唔有時是種猶疑跟拒絕。比如，我第二次到小梁家時，才終於問他放在書桌上的電競鍵盤旁邊，那十字架是誰的。還有，他會不會其實，剛好，有聽過阿顥這個人。阿顥也去過廣州，我見證他的聲音、想法在去廣州後的轉變。廣州很大，但美國也是。我能在這裡遇到小梁，說不定小梁曾在故鄉遇到阿顥。

而小梁的回答通常都以唔開始，那聲音聽起來像考慮，聽起來像有機會，然後：不记得了。

我回想阿顥從廣州回來以後，說話的口音。那天我們剛離開萬年商業大樓的房間，走到西門香腸攤前。阿顥邊掏錢，低語：在那扫码支付太方便了，回台灣跟現金特別不对付。

有時我覺得阿顥的口音說不定比小梁還要像無數短视频裡的中國人。後來我知道那其實比較像中國北方的用語。我甚至不知道他的用法是否正確。阿顥說：可是在大陸，全网都这样说。

我喜歡小梁發出唔的聲音，他更常在嘴被塞滿時發出這種聲音。回想第一次到他房間的那天，一路上他沒怎麼說話。那天，舊金山周圍下了大雨，到他家路上沒什麼車也沒什麼人。一個帶小狗淋雨的路人，推著從Trader Joe's超市偷來的紅推車，禮貌地問：前面有淹水嗎？我點頭，對，前面已經在淹了。他說謝謝，繼續推車溜狗。待久了就會慢慢習慣路人——第一天到這裡時，坐在商店與公車牌間長椅上的壯碩黑人看著我說：所

以，你現在是要來偷我工作嗎？當時我聽不太懂，還停下來看著他，想一下。

但第一次找小梁的那天沒有這種危險，但可能會冷死。傘在快離開大學大道時被吹壞，所以在巷裡只能淋雨。導航帶我走到一棟兩層樓建物前，沒有庭院，但有黑色鐵柵門，可以看見裡面似乎有小小的中庭。隔壁兩棟建築物看起來都還沒從聖誕節走出來，反而讓小梁住處顯得突兀。

那時我用軟體傳訊息告訴小梁，我到了。他沒回。

我們是在舊金山一次遊行認識，我只是去看看，美國人眼中反戰到底是怎麼回事。但尷尬的是，有人在揮五星紅旗。我想把它拍下來時，卻看到交友軟體上有陌生訊息，就是後來的小梁。他在遊行隊伍裡，邊喊口號邊想約砲。看他傳來的臉照，我試著從隊伍裡找他，但沒找到。

等他時只能繼續回顧他傳來的各種照片：一張穿著黑色帽T坐在紅色X型拘束架的照片（他後來告訴我，那是去一家倒閉的Car片場參觀時拍的）、一張踢足球時手指向天空向隊友喊話的照片、一張他踢球的空拍機畫面——自從俄烏開戰後，每次看到空拍機相關的影像，都很難不胡思亂想。

照片裡他的髮型是玉米鬚，還染了金髮。玉米鬚頗不具吸引力，但那晚很冷，所以我還是去了。

等小梁下來時，我已經冷到發抖。當他打開柵門走下樓梯時，我沒注意到那是他。他的髮色已經復原，髮型也從玉米鬚變成短髮。氣溫攝氏三度，但他穿的就是照片裡的球衣。

他說嗨，快進吧。

那天我們從一旁泛著鐵鏽的樓梯上樓，每一步都發出像是走在鷹架上的聲音。中庭其實不小。到了二樓，可以看見中庭裡的幾張咖啡桌跟一顆不知是真是假的棕櫚樹。我想起阿顯以前開過的玩笑。阿顯說這樣的建築根本就是美式四合院：兩三層樓，中庭不知道要幹麼，然後一堆人塞在一起。這是他在多年前跟他母親到美國

旅遊後的感想。

看小梁的拖鞋和小腿，我問他，你不冷嗎？小梁停下腳步，掏出鑰匙說：還好，都習慣了。你哪裡人？

廣州。小梁開門，一入冬也這溫度。

鞋在地上擦出溼潤的聲音。幸好襪子沒有很溼。餐桌上放著 Trader Joe's 的紙袋，還有鼎泰豐手提袋。你室友是臺灣人嗎？他說不是，是河南，學期結束回大陸去了。他指著袋子說：西雅圖有一家。

小梁打開房門時，我再次意識到他真的很高，也很壯。他伸手摸了門框頂部，門框發出受潮翹起的木板受擠壓的聲音，他說，操，這兩。

他的房間點了一排小蠟燭，有些熄滅的蠟燭被丟在旁邊，沒開暖氣。窄小的床，閃光的電競鍵盤，地毯，幾張大海報。在我能開口之前，他說，你要不先脫了吧。他手上拿著一條黑布，靠近我。我把眼鏡衣服放他床上，又看他放到鍵盤旁。

就在那時，透過模糊的視線，我看見那個穿著黑色皮繩的十字架掛墜，然後驚覺自己一定看過那掛墜。小梁彎腰，拉出一個箱子，挖出繩子，還有其他看不清楚的東西。他很快決定先拿著繩子站起來。直到他走過來之前，直到被他矇住視線之前，聽著呼吸從上頭傳來，我一直看著那條十字架掛墜。像釣魚線尾端，泛著銀光的餌。

軟體上的小梁並不比現在更寡言。推特上中國人拍的影片滿嘴騷話，騷逼，叫爸爸。那是我以為的，中國人的性。但小梁安靜得只有呼吸，胸腹貼在我背後，雙臂向前，瞬間溫暖，讓人幾乎以為是保持距離但果決的。

擁抱。可是那不是擁抱。他的手隨即後抽、收緊，第一道繩子束過胸口。他向後退，將繩子繞回背後打理。沒有廢話。房間的冷意又再次襲來。他燒的蠟燭只生產二氧化碳。

他用的繩子是棉繩，很軟。在臺北的時候很少被用棉繩綁縛，所有新手得到的忠告都是不要用棉繩，至少去買一條處理過的麻繩。但那些規則、流派、表演，都進不來小梁的房間。沒有皮革，沒有麻繩。第二圈繞過胸口下緣，他的手停在兩側，下巴靠在我的頭頂上。他正在低頭看。我知道他在看什麼。停滯的動作是一種疑問，疑問那理所當然的快感為何沒有如約而至地勃起。

天氣太冷了。

他說，暖气坏了，没法开。

但小梁其實不想聽到任何解釋。他打開衣櫃又關上，下一秒，乾淨的襪子塞到嘴裡。我們都安靜下來。安靜令人放空。我想著他的房間，想著從第三人稱的視角會怎麼看這裡。短短幾分鐘，關於他房間的記憶已經模糊，但我記得那銀餌般的十字架掛墜。我沒有看清楚，但我確定，那可能屬於阿顥。

但關於阿顥跟十字架的故事其實都有點滑稽，似乎都是為了在心裡尷尬一笑才想起這故事。我記得那是阿顥出國前的事。那時他在準備某個考試，也許是某英文能力測驗；又或是更早之前，也就是他去中國前的大考。我們待在圖書館。除了每天幹譎大考中心，他好像也並不真的有在念書。他是基督徒，去靈糧堂的那種。他相信信仰的力量，我也相信，只是以一種不同的方式：他信上帝，我則相信宗教真的影響深遠。平時他的十字架掛墜都隱藏在衣服裡，外面只能看到黑色皮繩。但他換衣服時會露出十字架，金屬的光澤看起來很冷。

我沒看過他對著十字架祈禱，那樣就不是滑稽的故事了，而是難以置信的故事。滑稽的部分是：有次他去

上廁所，我無聊翻了他在寫的題本。某頁上寫著禱文。等他回來我說，這樣也不會比較容易考上啦。他告訴我更滑稽的故事：他國中時數學很爛，也不知道怎麼辦，所以在作業本上寫，求上帝讓他考個八十，堵住他媽的嘴。原來上帝是可以這樣求的嗎？簡直比線上求籤還方便。阿顥說不知道，那時他改信基督還沒很久，是他媽媽決定改信的。他後來有把那行字擦掉，因為太丟臉了。因為我笑他，那天他在廁所發洩時，一直用力頂到我咽喉深處。好幾次我想吐，好幾次我忍住了。別放太多感情，發洩就好。

也許不是上帝的功勞，在他大學考砸以後，他的家庭給他很多選擇：去中國，或重考。那年好多人去中國，阿顥去了廣州。我辦了臺胞證，但最後沒跟他一起去面試。我描述的關於他的回憶聽來都不太討喜，但我要如何想像與相信自己對他的感情呢。廣州，廣州。在廣州，在戰爭發生以前，他會不會曾經遇過小梁？

——小梁的手貼住我的右臉。很暖。離開，輕拍，逐漸加重。賤狗，騷逼，我想著小梁邊呼巴掌邊說這些，但他沒有。

我沒聽阿顥說過喜歡這些玩法，頂多看過他存了白襪體育生尻槍的影片，但異地孤寂總能引向內爆的可能性。阿顥比我高一點。五官立體，單眼皮，尖下巴，淚痣；有點像獵豹。人的長相總是很容易被聯想成某種動物，但每個人的觀察都不同（他說我的臉像企鵝，沒有人能理解為什麼）。小梁比阿顥高壯，我能輕易想像他把阿顥吊起來玩的樣子。但這同時又有點難想像阿顥當奴，他不太喜歡被拘束，也不喜歡服務別人。阿顥是雙，有過女友。就連我們一起去圖書館的那段時間，他都有穩定的交往對象。他去廣州以後就分了。

阿顥從來不介意去中國。我想起有一次他提到幾年前反課綱的事情，那年許多高中生都在反歷史課綱微調。我不太在意課綱，他也不在意，我們各自的學校都有人成立 Facebook 專頁。但我記得他在滑手機時說：新課綱才沒有講中華民國最高峰是珠穆朗瑪峰，這些人在亂反。這樣的句型在他去廣州之前或之後都常出現，

比如，大陸才不是沒有法治，搞臺獨的在亂講；到後來，他會用已經轉變的口音說：大陸的中山大学医科台大強但台湾还是不让承认，校长的事还乱搞。有時我很懷疑為何我們能持續見面下去，就連在二〇一八年都沒有決裂。那時他已經在廣州，我想像他還帶著那個十字架掛墜在身上，而我其他的朋友們在公投後隔天想辦法把自己灌醉，還要看到路上有下一代幸福聯盟的旗子。

——小梁做完了。我的雙手握著對側手肘，他無聲地握著雙肩，用力引導我轉身。他說，坐。木椅上沒有坐墊，很冷，冷得發抖。然後，頸部一陣緊縮：原來單手的握力就足夠使人感到窒息。

窒息。阿顥在二〇二〇年不顧廣州的學業回臺灣，又說回來讓他喘不過氣。他媽媽又在逼他了，問他要不要留臺灣重考醫科。但我就考不上啊，阿顥說。他想念在大陸的生活，自由，半夜連線打遊戲，跟舍友双排英雄聯盟。在那裡很自由，他說，沒人會管你。我們共同認識的一個異男朋友，在那裡跟有小孩的女性交往，且同時間不只一個伴侶。

我們一起挂科，阿顥說。

但我記得他回來時的狼狽，那時我們在他家見面，原本也都戴著口罩。被疫情從中國趕回來並不是件舒服的事，他邊滑手機邊罵：我拿臺灣護照，憑什麼要我不能回來？他罵人的聲音至少還像是臺灣的，至少。我的手機頁面上是一名臺商動用關係把臺商跟陸配弄上武漢撤僑班機送回臺灣的新聞。底下留言：防疫視同作戰，這種人就給他吊路燈啦。

後來阿顥也看到吊路燈的說法。往後幾年，當他在波蘭也感覺兩岸要開戰、民間籌措民防時，他說，就是要把人吊路燈啦。掐指一算，他學成歸國要考國考那年，就是外界盛傳可能開戰那年。

——現在，在小梁的掌握裡我想，有天我也將成為被吊路燈的人嗎？從捆綁到窒息的距離是什麼。跟一個

中國人在美國西岸的屋裡放縱，越來越不對勁。小梁似乎在紙箱翻找著什麼，然後站起。我感覺他站到我的雙腿之間，條狀的皮革垂到下腹，傳來涼意。皮革離開，又馬上回來——是散鞭，打在大腿內側，幾乎揮到鼠蹊。第二下。第三下。閃躲是沒有用的，慘叫也沒有。沒有安全詞，沒有可供憑依的限度。如同刑求。他會想從我身上問出什麼嗎，疼痛之後的哀求跟妥協是他想要的嗎。網路上的虐戀幻想文常常用間諜刑求當題材，被虐待的人可能愛上調查者，或者單純在被剝除尊嚴的過程裡，變成純粹的、性的受體。我記得很多篇應該是中國人寫的，都簡體字。被刑求者會獲得忍耐痛苦後的獎勵，射精。故事的高潮往往在這裡，就像這幾年推特影片常見的控制射精調教。反覆磋磨，反覆忍耐。求之不得。

有天我也將會成為被吊路燈的人嗎？在小梁為我鬆綁的過程中，我想起以前因為某堂通識課看過的電影。課程本身很無聊，人也很無聊。我們看《廣島之戀》。我記得女主角的臺詞，或者我不記得。總之，一九四四年，她的初戀是德國人，後來被殺了。她被剃成光頭遊街。

站在房間角落，我看著燃燒的蠟燭。小梁開口：想玩滴蜡嗎？我說之後再看看吧。我在他的書桌前拿回眼鏡，戴上，又看見了那條掛墜。

我問他認不認識阿顯，告訴他阿顯的本名。

唔。

唔，小梁說，不記得。他拿起掛墜，放到書桌更深處。

你很會綁人欸，很常綁人嗎。

不常，我很少实践的。小梁說：但我小时候就有绑过，但不是有性的，就只是跟同学绑好玩。小梁說這句話時目光低垂，竟有羞赧。

可能我有天賦吧，綁人的天賦。小梁說：就是空間感比較好。我學數學的。

他不帶表情地補充：我們有個領域就在研究打結，叫 knot theory。

再去小梁家時，沒再下雨了，但一樣冷。他說他習慣了。

廣州有這麼冷嗎，平常幾度？

均溫大概也是二十几，小梁說：但我本科在芝加哥。

臺北可能再溫暖一點，我說。

能在米國跟人用公制單位交流，這感覺真好。他說。

在討論今天要怎麼玩時，小梁聳肩。我其實都可以，很 open，他說。沒什麼我沒試過的。他再次提起自己從小學就跟同學互綁的事。但當時是不帶性慾的，他強調。所以你也會想被綁？我問他。他說，也行。然後他乾脆地脫掉衣服，站在鏡前。繩子在床下的箱子，他說。

但我其實沒綁過人，捧著繩子束手無策。此刻小梁背對我，他的背肌清楚又寬大。我問他是不是常去學校健身房，他說沒，但常運動，有在踢球，會訓練。他自己不是很在意這些。背對著我，他微微低頭。我們都在等待對方宣布什麼。

第一次，我說，我找一下教學影片。

唔。

我隨便找到一段影片，播放了幾十秒，確定第一個動作，然後試著在小梁身上繞出第一個圈。原來從背後以雙臂環抱一個人其實這麼困難，尤其是面對一個比你高也比你壯的人。比劃了一下，我鬆手，再接續看幾十

秒的教學片。空間感，空間感。我沒有。小梁很有耐心，他還是低著頭，看著自己的腳趾，也許還看著附近地板的蠟燭。掩飾慌亂，我問，這樣不會不通風嗎。小梁說，但開窗又賊鸡巴冷。踮起腳尖，拉緊棉繩，我感覺自己整個人靠在他的身後，背部，臀部。但空氣還是太冷，很難硬。繩子尾端垂到地上，發出細微的聲響。我聽見小梁吞口水，他說，要不我來——

突然一陣黑暗，燈光熄滅，只剩那幾個快要燒完的 IKEA 蠟燭。小梁：操，怎么又来。又他么的停电。

那怎麼辦。

没咋办。他說，等呗。

他光著身子，我拿著繩子。站在一片黑暗裡，他開始發抖。要不我先穿上衣服罷，小梁說。我說好。他穿上棉褲，掏出打火機，點燃更多蠟燭。房間沒變更亮。我縮上他床邊的椅子。他鑽進被裡說，大概是這一星期的兩搞的。

他討厭下雨。我說臺北冬天很常下，但小梁沒去過臺北。他說，你是我在米國認識的唯一一個台灣人。這裡臺灣人很多吧，我說，怎麼可能都沒遇到。

是有，但我来的时候就有点避开。小梁躺在被裡搔頭：也不是避开，就没特别去熟识。

是怕觀念不合嗎？

也不是，小梁說，但那时就有种预感吧。

他又說：也不是说预感，但就，就这样。

小梁從二〇二一年到美國，染了幾次 COVID。他說，那时就新冠，必感染，隔好久才阳康。他不想待在廣州，那裡有所有他不喜歡的東西。小梁說，父母很烦，学校很烦，一切都烦。聽他說這句話，我才再次被

提醒：小梁其實小我幾歲。不多，但就還是年輕一點點。

万幸离开了，他說。不然打起仗來，誰都得上去。

所以來這才會避開台灣人，他說。不然，太难了。雖然現在很多戰爭都無人機打的。

嗯。

（所以，他真的沒見過阿顛嗎？）

沉默一陣子，我問他，所以你有看過俄國打烏克蘭時的無人機影片嗎。

唔，沒。

我覺得小梁今天變得好聒噪。

他繼續說起自己一定要離開廣州的理由。神馬九八五二么么双一流，大陸重點學校不也就那個樣，小梁說：上次回去，一堆以前的朋友也在学党史，知黨情，一定把黨入了。小梁不想念學校的一切，他說每一堂文科的課他都在睡，每一堂。但他記得有堂歷史課，他奇蹟似醒過來。他說他對那歷史老師印象深刻，她思想開明，是個毛派。但小梁不知道她現在是否安好。小梁說，她叫我們看東北的事，叫我們看下崗工人的處境。但是沒人理她，沒法子，誰叫要她教的都是讀數理的呢。

如果有人理她的話她也可能早就完蛋了吧，我說。我不知道小梁會不會覺得我心不在焉。但他顯然沒有，繼續碎碎唸：但她也不是就支持毛派，她很有自己的觀點，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那堂課她跟我們說，她不喜欢黨現在談社會主義革命談成戰勝國民黨。她特別，就是說特別不喜欢这样。因为兩岸本来就是兄弟之邦。

沉默許久，小梁說：刁这个人，他但凡有个小学文凭，也绝对干不出这样的事！

小梁憤慨：在舊金山會議以後，他以為兩岸也就這樣了，不會打仗。結果一個月後美國廣播公司說，刁告

訴 Biden，咱会统一台湾。

你会觉得台湾是你的祖国吗？

我耸肩。我沒有在不是諷刺的情況下聽過「祖國」這個詞。但現在已經容不下諷刺。

小梁看著我，然後垂下視線。現在什麼聲音都沒有。

你父母都还好吗，小梁問。

我點頭，試圖挑一下眉，卻變成嘴唇一抿。他也不知道該說什麼。空氣越來越冷。

我問小梁：你信基督嗎？

我看著小梁的書桌。我相信那十字架掛墜不可能跟阿顯沒有關係。

小梁說，我不信神。他又說：但算有信仰罷，那個。小梁指著牆上的海報，我現在才注意到那是樂團 Linkin Park。小梁說，高中那会儿特别常听，跑到天桥上一个人待着时特别常听。他受不了他的父母，他的家人，他的壓抑。那段时间他也見了許多人，見了，也玩了。阿顯是其中之一嗎？

尤其我父亲。小梁說：他特别不听解释，有次我跟他说上游泳课，脚上长疣了，得去处理，结果他主张那啥也不是，敷药膏就好，结果越长越大，最后还是得去医院让切了，到现在都还一个坑。他掀起被子，坐了起来，露出腳掌說：就是这里。我試圖摸到那塊凹陷，卻注意到他因為腳掌的搔癢而露出興奮的表情。但那表情迅即退去，小梁說，Linkin Park 讓他感覺自己像在嘶吼。Chester 死的时候我特别难受，他說。

那你桌上的十字架是為了什麼？

不是我的，小梁說。

那是誰的啊？

為了避免意圖太明顯，必須佯裝瞎猜：那你為什麼留著？跟廣州的什麼地下教會有關嗎。

沒有，街道辦事處的宗教局管很嚴。小梁說，一家一家被抄。

小梁說唉，他以前沒這麼在意政治：我挺冷感的，對這事特別不在意，結果到米國就都開始在意的了。

為什麼？

Ku Klux Klan。小梁說，忘記本科幾年級的時候，可能三四年級罷，新聞上看到 Ku Klux Klan 游行，那時特別震惊，到現在这个时代 Ku Klux Klan 都还可以这样横行，特別可怕。

我們叫它3K党，我說。什麼？小梁問。我說沒事。

所以是因為看到這個才開始沒那麼政治冷感嗎？

還有，還有也是來到這裡，遇到真的曾經在北大搞马克思主义學院跟農民工運動的份子。小梁說，操，他們是搞真的，很多同志搞到會被公安帶走的，親友都找不到。

他們還活著嗎？

活著是一定活著，只是可能放出來也限制跟以前的人接觸，所以沒消息，小梁說。

他們很多人後來繼續搞運動，搞出了一個鹿院，原本以為可以久一點，結果也被抄了。

鹿院？

哎，其實就是馬院，所以他們才這樣取。指鹿為馬嘛，所以叫鹿院。

聽起來你都不想回去。

小梁說是。有條件的話，再也不回。但他確實想念還住在村裡的阿嫲，跟阿嫲說話時他才會說一點粵語。

他的老家離廣州有點遠。在廣佛鐵路上，小梁掏出手機說，讓我搜一下。他指著廣佛鐵路圖上的一點說，就

在這站下车。

我從未去過廣州，更沒搭過廣佛鐵路。廣州，廣州。但是阿顥去過，在阿顥回到臺灣又離開臺灣之前去過，在阿顥再次回到臺灣之前去過，在阿顥失聯之前去過——其實阿顥也就去過短短兩三年，但其後不管他多次往返了其他地方，你都可以說，他在往返這些地方以前，去了廣州。好像那是一個想像的地點，去不了的地方。

——所以，那個十字架是誰的？

唔。小梁似乎在想。是在回想，還是在斟酌？最後他說，這太久以前的事，早給忘了。總之，是一個外地人，听口音不像北方人，但也難說，畢竟好像北方同志喜欢找南方人处对象。有天趁他爸媽出城到他家過夜。那晚他們做了很多事。我問小梁他們做了什麼，小梁指著他的玩具箱說，能做的都做了。他們睡在同一張床上。隔天早上那人離開，這就是他留下的東西。那时学校要放假了，那人也要返乡，后来就没联系了，小梁說。你們怎麼認識的？

上酒吧，小梁說。那時小梁還在讀高中，透過朋友的關係混進一家 Techno 酒吧。

所以是像……。說完我才想起，小梁沒來過臺北，所以改口：是放音樂的嗎。

好像也不是这个意思，小梁說：总是间 gay bar。

可以讓我看一下那個嗎？我指向書桌。小梁下床，抖了一下，摸黑走向書桌。掛墜垂到我的掌心。它看起來跟阿顥的十字架一模一樣，但這個時代很多東西本來就一模一樣。我只能想像，想像這是阿顥的，想像在那間阿顥與小梁相遇的同志酒吧裡，戴著十字架的阿顥一邊搖晃身體，擁抱小梁。只能想像。今晚的小梁變得好

聒噪，但再聒噪也沒辦法問出什麼。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留着，他說。

已經晚了，小梁說。你要不就過夜罷？

握著掛墜，我搖頭，鬆開掌心，還給他。

我們能夠想像的事情，還有很多。只能夠想像。一旦放棄想像，就「窮得只剩下真」。那是一個臺灣小說家說過的話。有段時間我沒想過真實竟然是一種貧窮，但我現在相信了。我想到那是阿顥最後一次回國，而我即將要離開。我想像這一切就這樣發生，無論真偽。

那年，阿顥回國。在跟他見面的前一天，我為其他朋友送行，一個要去美國，一個要去英國。可以的話，暫時不會再回來了，他們說。然後他們又說：可是出國碰來碰去也都是同一批人，能出國也會出國留學找工作的人都是同一群人，認識一個就會繼續認識第二第三個，十之八九都待美國，想說存夠錢再回臺灣。但是，「不出意外的話，马上就出意外了」。現在的情勢，誰也說不準。鬥毆的盛事已經結束，臺獨的新青年在海外讀博，我想像阿顥用諷刺的口氣說這句話，但是這個想像實在太沒有根據，因為阿顥不會這樣說話。這樣的想像甚至無法說服我自己。鬥毆的盛事已經結束，臺獨的青年在海外讀博。阿顥說得更粗魯：我前女友的朋友也都支持臺獨啊，我就問他們說那開戰怎麼辦，他們就說不會開，可是不管會不會開戰，他們現在都在美國了。

我認識阿顥的前女友，她撐過前幾年全美科技業的經濟衰退大裁員潮，現在確實還在那裡。只要想到阿顥會這樣說，就覺得很尷尬。當阿顥回國問我有沒有空時，我想回：我不行。結果手機自動選字：我不想。

最後我們在臺南見面。他要準備去當兵了，當兵前除了有朋友辦的遊艇派對，還想再出去玩玩。我們去臺南，再準備從臺南回臺北，直接去參加遊艇派對。在臺南一切本來都很好，食物好吃，天氣也好。做愛也很好，源自晚上我們喝著啤酒，灼熱的耳貼在冷涼沁水的鋁罐上，心跳如行軍的步伐。

但最後一天，坐在香腸熟肉攤上，我們聽到巨響，周圍有人抬頭，又迅速低頭；有人就像我們一樣張望。在遮雨棚與樓房之間的天空，插出一架戰鬥機，然後第二架，第三架，巨響，升空。我們繼續吃，吃完就走。阿顥面色陰沉，回到臺北也不怎麼說話。在他朋友的遊艇派對上他不太說話，他就要去當兵了。他的朋友們問我是誰，我說是阿顥的朋友，被拉過來的。他們說歡迎。阿顥灌酒，然後再吐進基隆河裡。船經大佳河濱公園，我們國小時候辦過花博的場地，很快又經過兒童育樂中心。現在是遺址了。船經過一條橫越河面的紅色架橋藍色粗管，綠水與陰影浮在阿顥的臉上，看起來像某古城遺址護城河裡的鬼。

我不懂他在不高興什麼，但也知道他在不高興什麼。他要去當兵了，他就要去當兵了，結果被突然升空的戰鬥機提醒，他的命也不過就是如此而已。但我不懂的是，他也可以離開啊，像今天遊艇趴的主辦朋友一樣，他們都可以離開啊，這位朋友下個月也要出國了。阿顥的家人送他出國過，他是可以離開的，他有能力離開。你還好嗎？

不要管我。

此刻我們的懊惱是如何奢侈，如何不義。

如同那時我想像，現在我也可以想像，我們下船以後的一切。傍晚，被焚燒的天空逐漸暗去，河濱的跑道上，有上裸的慢跑者，緩慢的腳踏車。我們沿著河的左岸或右岸走，沿著水道旁的步道走，心想為何臺北不發展航運，然後更驚恐意念湧上：若有入侵的輕艇，會不會有能力通過這裡。我想像阿顥的怨憤，我想像自己說服

他，告訴他我也會回來，但同時告訴他我很多朋友都留在這裡，愛這裡，愛，多沉重又多濫情的字，但，愛。你並不比較倒霉，不比較委屈。

我想像阿顛轉過身來，那會不會是我唯一一次有機會再這樣接近他的面孔，如此清晰，盛怒，羞憤。我想像他哭了，但是是很直男的那種哭，臉微皺，漏出幾滴淚，咒罵的聲音有些斷續。我想像，如同先前我嘲笑他時得到的報復，這次，在河邊——我想像，推展到想像的邊界，在河邊，站著，跪著，渴。

想像，在那樣的晚上，隨時會有路人經過。想像，在其他的晚上，槍砲彈藥也隨時會經過。但不是這一晚。可是我們還是能想像，想像在軍旅與戰火下的性愛。想像，一絲不掛作為一種羞辱，而羞辱作為一種快感，但想像中的真槍實彈作為一種懲罰。我想像阿顛說，這是他在大陸，在廣州，習得的新性癖，好像這會讓一切合理一些。

天上傳來客機飛過的聲音。

我想像自己在當下閉上眼睛，而想像又被其他的想像滲透。我記得俄國侵略烏克蘭不久後，網路上出現一段無人機影片。影片的配樂很滑稽，很像穀倉捕鼠陷阱影片的配樂。在一個透天的廢墟裡，兩名穿著迷彩服的俄國士兵在口交。站著的士兵用右手抓住跪地士兵的帽子，來回移動。四周是粉碎的瓦礫與牆壁。無人機將鏡頭拉遠，它升高。終於，在它自己的畫面中，在它未來無數觀眾的眼中，向著羞辱，向著快感，炸。

最後一次見面的時候，小梁問：你在台灣的朋友都还好吗。我說我不知道。這時我才發現，想像是有禁地的。此刻臺北，每一天的生活，都是我無法想像的，而逃避影像則為想像設下極限。炸。我想像，會不會在我沒看新聞的時候，會不會在我逃避上網的時候，也有一段無人機轟炸影片的翻版。

母親在我出國之前告訴我：如果爆發了，就不要回來。努力在那待下，要相信自己能待下來。我想像，或

者我想起，在我出國之後，在爆發以前，我接過好幾次阿顥的電話，在臺灣的週末。有時是在醒來才看到來電，又在他的午夜或回營時間回電。

有天我又一次錯過他的電話，回撥卻無法接通。我想躺回床上，卻不小心開始滑手機。然後我就看到了，也聽到了。我從未想像過：這是真的。真的爆發了。我狂打給阿顥，接啊，接啊。但他沒有回我。不知道是第幾次聽到等待（卻知道不可能）接通的嘟聲，我想起，還有其他人。

我突然發現那些爆發的畫面都是無法想像也無法記憶的，我們可以找到那些影像，但不能重述它，因為重述起來將會讓它跟世界上其他的暴力與戰爭沒有兩樣，一樣是都市的天空，都市的地面，都市的鮮血，鏡頭眼睜睜看著一切發生。想像或記憶得越多，試著說出越多，越發現難以分辨。時差讓我瞬間已經離那裡很遠。不，不能再想像，這就是想像與記憶的禁地：你必須假裝沒發生。

爆發的那週末，我瘋狂撥電話給所有人，有人接了，有人沒接。

而阿顥，始終是後者。

我想像，假設，真的有那樣一架無人機，那樣一發炸彈，那對專心致志的士兵會感覺到什麼。瞬間我發現這樣的想像沒有任何意義，因為戰爭是不可想像的，想像這樣的突發暴死跟其他種類的意外猝死沒有差別，最後變成同一個問題：是死亡先，還是疼痛快？答案其實顯而易見，除了原子彈的灰飛煙滅，答案永遠，是疼痛。

最後一次，我問小梁，他跟那個到他家過夜的人，當天還玩了什麼。

在那一瞬間我想像我們會做很多事，但隨即什麼也想不到。我看著小梁從紙箱裡取出一組有魔鬼氈的貼片說，被電過么。我說沒有。

我問他自己喜歡嗎。唔，小梁聳肩，都可以。

都可以是說喜歡電也喜歡被電嗎？

唔。

回到性的愉虐，他似乎又變回那個沉默、猶疑、失憶的小梁。想像，想像。我想像他此刻一定記起了一些事，例如記起他在交友軟體上聯絡我的那天，在那場美國人的反戰遊行上，有人高舉著快三十年前的美軍伊拉克虐囚照片。被蒙上頭罩的人，他們說，如果掉下箱子，就會被電死。

小梁整理電擊器的線路，開機，面板上的強度都是簡體字。我从大陆带来的，他說。

然後，如同我第一次到他家，他再次細心的綁好上半身的結，然後搬了張椅子讓我坐下，把腳踝跟椅腳固定在一起。魔鬼氈被撕開的聲音傳來，貼片附著在屙上。然後，在沒有任何提示的情況下，他按下按鈕。

那是種有東西在刺的感覺，但並不強。那是電，原來這就是電。我聽見按鈕聲，我知道他看著我。掙扎的動作讓他愉悅，也讓我愉悅，貼片翹起的塑膠擦過股間的皮膚。但這是電。想像，矇眼有助於想像，卻帶來不願想像。我還是想起那天遊行的圖片，想像以第三人的視角看著這房間的一切。疲軟，小梁說，这是最低強度的了已经。他停下來，讓我離開那張椅子。但他難道不知道嗎，所有疼痛的快感與想像，早就被戰爭永久改變了。他要我為他做一樣的事，強度可以再高一點。我看著他顫抖，仰頭露出喉結，呻吟。但他難道不知道嗎，所有疼痛的快感，早就都被永久改變了？

我想起阿顫，想像阿顫跟小梁在大醉後的那晚。想像原來這樣具摧毀力。我繼續按強度鍵，聽呻吟轉向尖叫。他的疲軟，我的快感。他說，真的不行了。我突然無法想像自己在做什麼，這種快感是什麼。那是一種報復嗎，但是是向誰報復，為了什麼而報復。我不知道，我無法想像。

疼，好疼。小梁說。

我從後面抱住他。

我們都不明白自己的想像。

那晚他沒有射精，但變得非常脆弱。離開前，我們在美式四合院裡擁抱，小梁抱得很緊，頭身埋在我的肩後。我向上看，沒人在二樓俯視我們。他不知道離開房間前，我偷偷帶走他桌上的十字架掛墜。如同第一次看到它，它在雜亂的桌上隱現，像泛著銀光的餌。

我從附近借了單車。回家路上，我想起該是打回臺北的時候。停火數月，訊號與網路還是不太穩定。搖晃閃過路邊的垃圾桶，我按了母親的語音訊息，不知今晚能否成功。等待的時間，傳來規律、由遠至近的，尚未接通的聲音，每次聽那聲音都像某種同心圓顫動出餘波，持續漣漪。此刻，像握著垂釣的魚線，只能等待。

作者介紹

劉旭鈞

二〇〇〇年生，臺北人。

評審意見

阮慶岳

從三個兩岸不同政治意識形態的男同志間的性／愛互動關係，側面描寫兩岸此刻緊繃的瀕臨戰爭的敏感情緒，以SM影射兩岸關係的虐痛與快感（小說裡提及：別放太多感情，發洩就好），同時似乎暗示即令是有著政治與宗教的信仰，以及對於差異與同化的各種意圖努力，都經不起現實的最終考驗。小說帶著某種類無政府主義的虛無感（小說裡提及：從網綁到窒息的距離是什麼？被虐待的人可能愛上施虐者嗎？愛是無法完成的嗎？）某種帶著批判姿態的悲觀氣息，幾乎讓人不能不想起來陳映真的經典作品〈我的弟弟康雄〉。這是很宏觀企圖的小說，以著並無感情涉入的SM情節，帶引出一個少年在信仰上的徘徊與自棄過程，也轉身質疑成人世界的其實更為虛假與自欺的現實面貌。